

南台 著

南台中篇小说集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南台 著

南台中篇小说集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李秀琴

封面设计:项玉杰

南台中篇小说集

南 台 著

*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银川市解放西街 47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贺兰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625 字数 230 千 插页 2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

ISBN7-227-01780-X/I·514

定 价:15.00 元

序

宁夏人民出版社决定给我出书，自然很高兴，问我要稿，我想，出什么好呢？短篇、随笔、中篇都可以结集出版了，但最成熟的还是中篇集，便随口说就中篇小说集吧。于是，便报了“南台中篇小说集”，想的是先这么报上，再从容想个好题目。

后来，便“想”，什么题目好呢？就从几个中篇的题目中选一个吧。把几个中篇的题目浏览了一遍，我最想用的是“九头狼”。记得历史上有《九尾狐》和《九尾龟》，名子挺吸引人，但《九头狼的传说》已经改编成卡通画出版了，书名就叫《九头狼》，不好再重复，心里挺遗憾，但也只好放弃。

再看，《女人部件小故事》挺有趣，“女人”，还“部件”，是什么玩意儿？读者可能会好奇，一好奇就可能翻一翻，也就可能买。从经济效益上考虑，这名子比较的有市场，可以选。但再一想，我以前出的短篇小说集叫《女人和小镇》，现在再来一个“女人”，有毛病啊？不行不行！

《老庄谷阿蛋》是我最早的一个中篇，刚写成时题目叫《大忠臣阿蛋传》，至今我仍然以为原来的题目好，但当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尽，政治空气远不及现在好，为了安全，遵

从编辑的意见改了。它是给我带来鼓舞的一个中篇，并且给我带来了许多读者来信。一位我写此稿前不认识的大学教授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很像他舅舅，这使我惊讶而且感动。更让我感动的是河南省文联的一位评论家，在不知南台其人是谁的情况下以评委的身份推荐参加1986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，不幸在第二轮中被淘汰出局。虽然被淘汰，但我却记住了而且此生绝不会忘记的一个名子——王鸿生。他给了我一份感动一份激励并一份希望。是不是应该用它作书名？但再想，这名字多少老气了一点。改回原来的名子再拿来作书名？未尝不可以，但我不想让当年给过我支持和鼓舞的人们感到陌生，还是算了吧。

《离婚》是这部集子中造成影响最大的一篇。当初发在《当代》上，后来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转载了。海峡对岸改为《离不了的婚》用繁体字予以出版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宋日雄导演想改电影，来信问我同意不同意。我倒是巴不得一声儿，但怕人说没见过世面，沉了沉，装模作样行使权利，回信说同意，却从此没了下文。我所以在“影响最大”前面用“造成”一词，一是因为它发在《当代》上，二是因为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的转载。它是被这两刊“架”高了。用它当书名好是好，不过这题目前人已经用过，名字叫鲁迅，鲁迅……，挠挠头，自己往边儿上靠吧，还是不要往阴影下走的好。

《无迫害死亡》写的是一种怀乡情结。中国人都怀乡，在外国“怀”，叫“爱国”；在国内“怀”，叫“恋土”；都不是坏事。但任何事情都有个“度”，不能“过”，一“过”，就有麻烦。此篇中的主人公便有些“过”，不，还不能叫“过”，只是有点莫名其妙，“怀”得有点儿病态，有点儿不顾后果，这便有麻烦了，从题目上看，麻烦还不小，“死亡”了。但他到死都没有弄明白自己怎么死的，你说可悲

不可悲？这小说也还值得一些人琢磨，但拿来作整部作品的名，灰了点，好像不很吉利似的，不用吧。

《做自己》似还有点看头，看的时候很轻松，尽是玩儿闹，但看过后再想，不那么玩儿闹了，心里还沉甸甸的，似乎有点什么事儿，要想。有的人可能能想清，有的人可能想不清，想不清也不要紧，没有人逼着你想，但总觉有事儿。这也是一种写法，但作为书名，晦涩了点。

《三义图》，怎么说呢？这一篇发表的时候很困难，几家都退稿，退稿信写得很客气，说是稿子多，一时排不上，怕耽误宝贵的时间，“您”还是另外找个地方发吧。我看见那个“您”字心里就难受，想，别“您”，给发稿子吧。可人家不，不发稿子，还“您”。没招儿了，只好再换一家吧。最后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刊物上发了，还有点熟人的面子。这就是说，有许多人认为这篇写得不好。我不能就说人家不对，硬说这篇好，但觉有点冤，因为这篇我确是有话要说。是不是编辑觉得太“惨”，太不近人情？如果是，就太让人高兴了，我也不喜欢惨，因为要说理，“挨”到那儿了。也是份儿不得已。那么，是什么“理”？作者题记里有提示，引这儿，读者一看就明白。那题记只八个字，叫“小义大德，大义无德”。是不是一篇有“内容”的小说？政治家看见这几个字，说不定会感兴趣。要搁在年轻时，我兴许就非用这个作书名不可，但现在没有这种“对着干”的劲头了，而且，《三义图》，不看内容别人兴许还以为整本书都是武侠，我不想让人发生这样的误会。

那么，剩下的就只有一个《世间事》了。看来是非它莫属。但还不能说是“挑剩下的”。这篇小说，写它时就有一种“世间事，真……”的感叹，那个省略号不是故弄玄虚，是一句两句说不清。本来，“世间事”，“叹”的人已经很多了。但别人“叹”是别人叹，我

“叹”是我叹，“叹”的内容、深度、广度大约都不会相同，而且，“世间事”，太多了，全世界的人都“叹”也“叹”不完，何况有的人就把他（或她）泡在事堆里他（或她）也不“叹”！这便给“叹”的人留下了足够大的空间，你就好好儿“叹”吧！而且，“世间事”，能“遮”很大面儿，不要说不同题目的八个中篇，你就再扩大上几十倍上百倍，它照样儿“遮”得住。而而且，“世间事”，容得下一个“杂”字，不同的时间、地点、事件，七十二行，三百六十业，它都“包”得进去，用作书名，还把“一叹”变成了“多叹”，像徐城北先生说的，把许多单个儿的手榴弹变成了“集束手榴弹”，威力也跟着变大了。于是，便决定用“世间事”。没想到，刚定下来，朋友反对了，说不如直接用“南台中篇小说集”的好。我没有表示反对，但也没有就赞成，我得想一想。沉吟了几天，想起了一句“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”，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“迷”了，但我是“当局者”则毫无疑问。这么一想，便说服自个儿，这次，听朋友的吧，“朋友”加上“旁观者”再加上“评论家”，不说别的，单是“帽子”的“数量”也足够战胜一个南台的。就“南台中篇小说集”吧。

转了一大圈，又转回来了，仿佛冥冥中早有安排似的。是为序。

作 者

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目 录

序.....	1
老庄谷阿蛋.....	1
离婚.....	36
无迫害死亡.....	72
女人部件小故事.....	106
做自己.....	138
三义图.....	191
九头狼的传说.....	214
世间事.....	260

老庄谷阿蛋

1 前言

要给阿蛋作传，一提笔，便觉沉重。对他的品格，我是太了解了，非但老庄的人称他“大忠臣”，就是我，也觉得这称呼是恰当的，虽然似乎缺了点什么，又多了点什么，但我绝无半点讽刺意味。

实际上，他是个小人物，历史上，曾经做到的最大的官是生产大队副队长。有一位伟人感叹过，说：“中国的老百姓，实在太好了！”那个“太”字，实实在在有千万斤的重量，而且，似乎专指阿蛋说的。然而，我作的传，又绝非功德碑。这矛盾使我迟疑，以致久久不能下笔。促使我终

于下决心的是他的儿子。我俩是很好的朋友。他在听了我的为难之后，沉默了许久，终于抬起头来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你写吧！父亲的历史，如果解剖得好，对后人一定会有很多教益，为了我们，为了中华民族的将来，你就——，就大胆地写吧！”

我感谢他的好意，然而又觉得他的委托似乎太重大了。我只是个写无关痛痒的小说的业余作者，一个敲边鼓的人，能“解剖”什么呢？纵有其心，一无其力，二无其刀，奈何！我几乎要打退堂鼓了，却又接连地收到几封约稿信，却之不恭，也就顾不了许多，乱写出来，要是撞着一位巨眼编辑，说不定还能帮我“挖”出点什么也未可知。当然，稿费也是一个诱因，读者诸君一定知道，稿费就是钱。

下面言归正传。

2 三岁看老，他从小便是个“好的”

据老庄有孙子的人们回忆，阿蛋从小儿便是个“好的”。虽然说“好的”的标准，没有人定出一二三条，但要求老实、本份、听话、孝顺则是公认的。据阿蛋的爷爷向人宣传，阿蛋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在院子里蹒跚，提起一只脚来穿鞋，他看爷爷站不稳，忙跌撞着跑过去，用头顶着爷爷不使其趑趄，结果虽然帮了倒忙，但爷爷却很兴奋，逢人便说：“我阿蛋是个好的，长大保险是个孝子！”

爷爷是有人望的人，说话大家自然相信的，何况曾在学堂里教过书的凤梧先生还引经据典加以论证，说：“三岁看老，阿蛋长大是个好的！”这虽然不得册注榜封，但在老庄人的眼中、心中，阿蛋“好”、是“孝童”则是公认的了。老庄自古以来便有敬皇上、

敬忠臣、敬孝子的好传统，阿蛋虽然小，一旦升任“孝童”，便受到格外的尊奉，连老人都不例外。这说来有些怪，敬皇上、敬忠臣，好解，何以要“敬孝子”呢？据穿凿，老庄的人相信人死了后会变鬼，而且都要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，这便有了分别：皇上去时过的是金桥，忠臣去时过的是银桥，孝子去时过的是木桥，其他的人及非忠臣的官都只好去爬“奈何桥”。那奈何桥有万丈长，却只有头发丝那么细，掉下去便是无穷磨难的地狱……这样看来，阎王爷是提倡尊皇上、敬忠臣、爱孝子的，老庄的人以这阴间的君王的爱憎为爱憎，不能不说这本身便是一种忠孝之道。当然，现在的老庄人都知道世间并无鬼神的道理了，但这善恶观却通过遗传因子一直继承下来。阿蛋那时虽小，但在心灵上却已很受熏陶，颇懂得做人的道理了。

当然，他的孝举，并不单单表现在爷爷提鞋时用头顶着不使翘起，还表现在种种听话的行动上。家里来了人，或饭做少了娃娃们分不过来，大人便抚着他的头，亲切地说：“没饭了，阿蛋少吃一点吧，我阿蛋最听话了！”他一想自己是“孝童”，而且还有“最听话”的嘉奖，便“嗯”一声，放下碗不吃了，虽然肚子还饿。过年了，娃娃们每人能分到一两块黄米熬的带焦味的红黑的胶糖，二三个核桃，一小把往往有虫子屎的干红枣，那在娃娃们真是天大的喜事，盼了三百六十多天才盼到的。然而当别家的娃娃来拜年，大人们兜里没了可赠的礼物时，又来悄悄找他，说：“阿蛋，把你的核桃枣儿给爷爷（或奶奶、父亲）借几个，爷爷打散（老庄土话，即分赠）这几个娃娃，爷爷以后再买了，给我阿蛋多给些。”虽然经验告诉他，所谓“多给”是不大可能兑现的诺言，然而还是把他分到的，以及在别家拜年时挣得的核桃、干枣统统拿出来，有时还要加上那块已舔过几次，在兜里粘上细毛毛的胶糖。爷爷不

忍心拿走胶糖，叫他自个儿吃去时，他又坚决推回去，连初拿出来时的犹豫都没有了。于是，爷爷摸摸他的头，有时还要抱一下，真心地夸几句：“我阿蛋真是个好！”于是，他在这一抱之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虽然失去了核桃和糖。大人们自然要将这孝举都扩散出去，以有这样的“孝子”而自豪。于是，在全老庄人的眼中、心中，他的“好的”的地位便愈加巩固了。

阿蛋的父亲，在老庄人的心目中却不怎么样，有个好吃懒做、得过且过的毛病，庄稼地里，能不去便不去，诸事都让阿蛋去干。不料这倒成就了阿蛋，长到十三四岁，庄稼行里，竟难不住他了。庄里人更加夸赞，好几家都想把女儿许给他，只可惜那时林大人已经不当官了，鸦片在这偏僻山庄里也盛行开来，他父亲染上了烟瘾，把他母亲当了出去，换钱抽了烟，也没能救急，还拉了一屁股债，只得应允了上庄里窦家的亲事。

那窦家其实家境不坏，只是女儿是个半瓜子（傻子），长得牛高马大，却连十个指头都数不来，小时候出过天花，一脸黑麻子比豌豆还大，嘴半张着，口水漓漓拉拉扯着线，胸前老湿着一大片。家里把有当无，脚也没给好好地缠，两个棒槌脚足有六寸多长，在大路上跑着抓鸡，踏得地面咚咚响。想当岳丈的几家人，联合起来怂恿阿蛋不要那麻媳妇，可他却只有垂泪。他心里一百二十个不愿意，却不敢说出来，怕犯“不孝”的罪。加之父亲只是通知他，并不是找他商量，便缄了口不说话。而不说话，在父亲那一方即认为是同意，这门亲事便这么定下来了。于是，全老庄想当岳丈及不想当岳丈的人都叹息：“唉，太孝顺了！”那个“太”字里，似乎有点惋惜，但更多的成份还是赞叹，虽然他们多不赞成这门亲事。阿蛋本人呢，虽然夜里常常为身旁有这么个比他大八岁的傻妇人抹泪，白天却能从大人們的赞扬声中得到补偿。他的威信

(不过那时老庄连凤梧先生也还没使用过这个词)更高了。其时，他还只有十四岁，这些赞扬，在他，实实在在都是终生难忘的教诲。

3 自古“忠臣出孝子”，可惜天下太乱，皇上无法来选

他的父亲烟瘾是越抽越大了，儿子既然能做庄稼，他索性撒手抽起烟来。奈何庄稼经不起几抽，窦家女儿既已嫁出，也不肯再借贷，他家的日子越加艰难起来，弄到快要讨饭了，而烟却不能不抽。父亲自己借不到钱，便叫阿蛋去借。借过几回，窦家识破了，不肯再借，父亲便逼着他去，借不来，便是一顿打。他父亲原先就病病怏怏的，再加上抽烟弄得黑黄稀瘦，一指头能戳个跟斗，但他却从不反抗，连嘴也不还。父亲骂，他低了头听着，父亲打，他就咬牙忍着，吃打不过，便到门外去。那窦家反而不忍，只得又送些过来。日子久了，也不再送。于是再打，弄得他常常半夜半夜在外面哭。庄里有个叫吴国才的小伙子，和他情况相类，因气不过，和老子分开过了，舆论大哗，一致认为他是逆种。吴国才来劝阿蛋，说这样的父亲，实在不值得敬，干脆和他分开算了。阿蛋一听，吓得不再哭了，俗话说“官打民不羞，父打子不羞”，这原是应该的，吴国才这样名声不好的人的话，如何听得！于是变脸道：“我们家的事，不要你管！”骂完，转身回院，咣的一声关上了大门。吴国才讨了个没趣，走了。这件事一传开，庄里人更赞叹了，连他窦家丈人，虽气他父亲败家，却也赞叹阿蛋是孝子。“难得！真个是个好的！”他说。并且传出话来，说是他“老百年”之后，要留一半家业给这位孝婿。

可惜第二年，也即阿蛋十五岁那年，庄里遭了土匪，杀了许

多人，他窦家丈人全家被杀，赶巧他傻媳妇回娘家去，也未幸免。他父亲可是没死，继续抽烟。庄里人十停里死了有一停，可土匪临走时还留下话来，让没杀掉的筹集一批粮草送到红土岬去。逃出去的人陆续回来，便有人办理此事，为的是怕结怨，死更多的人。

粮草筹齐了，却没人敢送去，议来议去，阿蛋父亲发了话，说要是能给他若干烟棒子（老庄的习惯，鸦片是搓成棒儿卖的），他可以叫儿子送去。庄里人都愕然。然而毕竟众人的性命要紧，也就成交了。阿蛋那年十五岁，虽在一年前便享受大人（老庄习惯，结了婚便称大人）待遇，听到这消息，竟也顾不得孝童的威信，吓得面如白布。然而父命如山，只得赶着驴驮去。

路过窦岳丈家门前，看见那棵烧焦的大榆树，想到岳丈便是被吊在这棵树上给烧死的，心里便惨然、怵然；再一想到岳丈生前要给他留一半家产的话，现在徒剩几堵墙，心里又凄然、黯然。

他正胡思乱想，忽然一只大黑狗卷着白尾巴奔了过来，这是他窦岳丈家的狗，由于尾巴是白的，人都叫“野狐子”。阿蛋抚着“野狐子”的头，心里难受，眼泪便不由自主涌了出来。

驴走远了，阿蛋起身去追，“野狐子”也跟着他跑。他本极想带了这伙伴一同走路，可一想土匪有刀有枪，又怕它跟了去吃亏，便在路边拣了几块小石子，吓狗回去。“野狐子”先一怔，站住了，待他走远，又追上来，如是几回。

出庄不远，冷不丁吴国才从路边钻了出来，阿蛋以为是截道的，竟吓出一身冷汗。

吴国才拦住他道：“冷棒（傻家伙），你送死去！不能去！……我给你出个主意：咱们把草卖尿了，把粮藏起来咱们吃。土匪这么闹着呢，粮食比金子还贵重，不能送！”

阿蛋虽认定了他不是好人，但这次心里却也有些感激，然而……他不说话，只拿鞭杆敲着麻鞋鼻梁，眼睛水汪汪地望着远处。

“野狐子”又跟上来了，阿蛋忍不住求吴国才：“你……把狗给我领回去吧……”

吴国才定定地看了他一阵，咧着嘴苦笑一声，转身拣起一块石头，狠命向“野狐子”甩去，那狗嗷地叫了一声，逃走了。

阿蛋见他那样打狗，心里又疼又气，刚才对他的一点好感也一扫而尽了，见他昂着头向回走，便冲他的背影狠狠哼了一声，赶起毛驴向相反的方向去了。

也许是他的虔诚感天之恻吧，那次他竟没死。粮草送到红土峒峒，却没人来接。原来那股土匪抢足了钱，人心向散，竟叫另一股乘了便，打散了。阿蛋老老实实等了几个时辰，不见人来，又老老实实牵着驴和粮草回去了。

庄里人见阿蛋回来，兴奋而又惊讶。那时凤梧先生还活着，听了他的事迹，用手在额上搭着凉篷说：“忠臣啊，忠臣！自古道，‘君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叫子亡，子不得不亡。’这是啥送粮，和送命差不多！忠臣啊！不是忠臣孝子做不到！自古‘忠臣出孝子’，阿蛋是个大孝子啊，可惜现在天下太乱……”

至于阿蛋的未死，凤梧先生又评论说：“吉人自有天相，忠臣孝子，老天爷都看得见的！”

4 忠臣不事二主，但主也“二”了，该不能算不忠吧？

阿蛋又娶了媳妇，是个好人家的女儿，家里人杀的杀了，死的死了，没了照料，父亲便接了来给阿蛋当了媳妇。虽没补贴抽

烟钱，却白拣了一个人手，父亲从此脱离了农田，从事抽烟专业，日子倒也过得自在。只是后来要粮要款的多了起来，父亲转了转念，觉得田里出的似还不足粮款，抽烟钱还得另外措办，他的专业有改行的危险，倒不如把阿蛋卖兵，换点烟抽，谁知保长却又不准，说是该着他家了，要派，不能卖。

其时阿蛋正在离家三十里地的贾家堡去赶集，要逃掉是再容易不过的了，但他想，保长已经发了话，而且父亲也捎了信，如何违得？便匆匆连夜赶回来。在村口碰见躲兵的吴国才，问了情由，便看着他连连点头，说：“唉，你也太老实了！”他也听出来，在“老实”前加那个“太”字，似乎不是褒扬，但心里想：你吴国才不听保长的话，算不得忠臣，不听父亲的话，算不得孝子，你还有资格评价我么！也不理他，直奔进庄，急急赶保长家报到去了。

抓兵的几个兵见他又黑又瘦，像个老汉样，便不怎么想要，保长连忙解释，说他看上去老，其实只有三十多岁。阿蛋也忙从旁证明保长说的确是实情。兵们的一个头头模样的看着他古怪地一笑，挥挥手，把他关进了当作临时囚房的学堂。阿蛋转着看了看，抓来的人都用绳子捆着，唯独他两手空空当地吊着，这才想起那位兵头的古怪的笑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觉着自己似比那些捆住手脚的人高了一等，连初见面的兵们都如此信任他，识得他死后鬼魂要过木桥，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忠心感动了神鬼的缘故。于是在心里暗暗想着：人，还是要忠诚、本份，要是他们抓住吴国才，不连他的脚也捆住才怪呢！

不知是他的忠心感动了阎王，还是感动了玉帝，兵抓到半路又回来了。国民党军队从那一带败下去，抓兵的兵们逃了，他们无人带路，只好回家。

保长已经先一步知道了，他刚一到家，保长便追过来。阿蛋

慌了，忙要解释路上发生的事，保长却不容他开口，说他家还有什么税没有交，要他赶在天亮前交齐。别家还有没交的，也叫他带着收一收。他答应一声便去了，保长没有指他为逃兵，他心里很有些感激，又叫他代收税款，更是难得的荣誉事，他很高兴。

其时，人心都很摇动，虽没公开抗税的，但却都推脱，到天亮时，一家也未收上来，他只好将自家的一份送去，心里有些怵然，有些义愤：这些人平时看着都还本分，怎么一有风吹草动，便都三心二意起来，连保长的话都不肯听了！他心里想着：自己一定要像个忠臣的样子！一边还向塑关圣爷庙的方向看看，想着关圣爷就在这里，虽不说话，但谁个忠，谁个不忠，他老人家保准都看得见的！

远处的山头有枪声，在这寂静的黎明听来分外清脆，阿蛋怕发生意外，忙跑着去保长家送钱，但已经晚了，保长跑了。阿蛋不知道，在外边喊了半天，没人来理，便把税钱用一块当手绢用的粗白布包好，从门坎底下塞进去，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。

天亮了，庄里来了几个背长枪的人，说是解放了。

背枪的人自称工作队，放出风来，说要分杨大鼻子、保长等几家财东的土地和骡马。全庄的人都愕然。阿蛋也愕然。想着这些人都是庄里的头头脑脑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不是太没规矩了吗？他们要是在保长回来之前破门先入，那他塞到门坎下的钱……他想去取回来，却又怕保长说他是想赖帐，不，阿蛋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人！

工作队的挨门挨户动员人出来和他们一起干，无奈人都不敢出头。阿蛋本来打定主意，要实践“忠臣不事二主”的古训，但看工作队的情形，却又犹豫，他的腿伤未愈，正好做了借口，在家躺着不敢出门了。